由拳集

由拳集卷之十三目錄

書

由拳集卷之十三

東海屠隆長卿 著

書

讓荣仲初

語有之士有爭友則身不失令名令者僕將開口前數足下以罪願足下少聽之僕鄙人也天性据落其於人禮數蓋未嘗數數然也然不敢以此事足下矣區區願為足下忠臣願足下少聽之昔魏文侯與左右飲酒樂而天雨顧業已與虞人期即

飲酒樂即天雨文侯無為爽也晉文公業與原人肴期即失信得原文公弗為也夫季布所以有聲梁楚間者豈非以其不侵然諾為名高哉故信者士之質也行之寶也自國君至匹夫弗可易矣僕始謂足下信人也乃今知足下非信人也始足下與僕期訪僕山中僕甚遲足下每晨起輒戒閽人掃門庖人治具館人設榻嘗時謂足下且來乃一期不來則為再期而三而四五僕常坐齋中聽戶外屨聲則謂足下來矣而足下竟不果來僕所居

山中誠落莫矣邈空谷者聞跫然之音輙喜斯恒物之大情也矧僕與足下交遊中號稱相知者哉僕交諸大夫士石交不少矣顧獸拳拳足下若斯斯其故可知也足下自處亞何如者丈夫處心有如白日如其一諾即萬鍾若失千金可捐輕泰山為一擲等六尺猶秋毫指幽闥於廣遮搨冥冥於白晝弗可改也是以聶政抉面於嚴仲荊卿湛族於燕丹延陵挂劍於丘墓伍相投金於瀨水豈非貞士之楷模匹夫之耿介乎以此徵於足下足下

何居足下訪豕山中相去三十里耳計暫往而返腹猶累然者非有跋履山川之勞也昔人繞一想思千里命駕然此其視足下何如哉足下即不憎玉趾無爲空約不者何辱命焉而徒令僕朝夕引領西望是足下以此弄僕也僕即何有於足下哉僕日閉門下樓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則壯而古帝王讀六籍語孟則執弟子禮孔孟覽左國則折節丘明三披史記漢書則長揖太史其他諸子僕日與之晤對一堂劇譚千載僕即坐窮山中未大落

莫也足下何為挾城市傲我冀子居大江以北僕十至足下之門足下乃一再渡江是足下徒能坐邀国士耳太三十里而遥即畏足退不敢前尚奚論千里命駕哉僕自擁彗役海上諸君有辱按刺先叩僕之門者有往而見答者有徒空言倫殷勤而竟不一造其廬者僕於諸君固不數數然也乃僕於人則又大異有見則喜不見則悄然以悲有見則喜不見則不悲有亦無見亦無不見亦無喜亦無悲此其大較也以此徵足下則其所謂拳拳

足下者其故可知也足下自處宜何如者足下嘗試思之汗敷蔽下矣葉元舒於僕猶足下也疇昝之約元舒寔與焉幸為我寄聲僕無狀不能俟足下刺刺盡所欲言幸足下恕我

與李之文

語云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不俟處鄉邦委江海交天下士多矣大都市道絲如石交零落浮雲蒼狗惝怳難憑豈惟小夫曲士即號稱一代碩人君子始以才名取人推轂見賞乃不勉之以就萬世之

叢而徒以富貴相期或外爲相知內存覬望或始屢剪拂已改初心不使噓欲虛名稍稍趦趄彼都人士請缺驂千里無留行矣多樂與不佞交往往懐刺及門執贄求見倒屣以迓王粲虛左而迎侯生此時聆睞生光采一言借羽翼誰不爲不佞鮑子哉不佞亦感恩銜遝折節委心篆貫白虹氣于天即思湛族以報燕丹斬衣以酬智氏豈不盛哉既而斬馬衰經讀禮山中一再試於有司有司敝帚棄之說劍談兵迄無左驗噓欲之把臂而稱相知

者一旦棄不佞如遺跡焉詩人託意於谷風孝標著論於絕交有旨哉靜言思之可謂於邑不佞深維平生知己不變者三人縉紳之望則有張大司馬竹墟司馬骨肉之親則有之文之三人者金石比堅芝蘭同臭識管鮑於疊臣收孟明於囚帥真可謂歲寒松栢幽谷陽春即使大海變為桑田黃河掬為衣帶逝川西注白日東沉豈可移其志哉之文頃與不佞居年益老成見益高肯時能賞予文不佞每有所綴文未及成輙索讀之讀之惟恐

其易盡也當其得意則拊掌狂叫擊節咨嗟懷拍
拍歎也不使文豈能當人意至是之文愛承過耳
然而莊生之惠施伯牙之子期千載而下當不令
兩人者獨稱相知矣坐是吾兩人者如蟨與駏虛
然步武不可以相去不使皆有所綴而之文不及
注目之文不樂也乃不使無不樂也每坐齋中屬
稾會之文不在即無奇思無佳句已而之文適至
即得奇思得佳句嗟嗟此何以哉夫物常珍於罕
得而賤於所有餘常喜於偶遭而厭於所習見斯

恒物之大情也夫珠玉之貴於瓦礫者以瓦礫多而珠玉寡 藉令珠玉多於瓦礫人弗貴之矣鵷雛之貴於烏鳶者以烏鳶常有而鵷鶵不常有也藉令鵷鶵常有如烏鳶人弗貴之矣故漢武帝讀相如賦恨不得與此人同時而班固作漢書傳殺誠之爲覆瓿達觀古今諒同斯揆矣乃之文獨何見哉而眈者鄙作臭味不殊譬如昭吸金芒能飡玉粒足下之嫓得無癖乎昔楊惲爲司馬子長之甥故其爲文豪宕跌蕩有子長風今不佞於子長

無能為役而之文天姿秀識是不難為譁也他日以文章高視東海是在之文矣是在之文矣則不佞之所拳拳於之文又豈獨以相知之故哉

報楊伯翼

讀足下江南曲真漢聲矣足下所謂盤空橫硬語豪書生哉㫁與足下縱談千古於仲初樓中乃歸途不覺失聲曰楊大理乃有此兒足下方領先鋒旗鼓索戰詞場氣磊磊盛也僕則姑櫜弓矢退舍避足下銳氣俟其氣稍安和然後與足下對壘耳

僕亦慕李山人甚足下有命明日當冒大雪中赴山人

又

咄咄楊生才何太奇也僕居江南則奇楊生乃今居都下則又奇楊生甚居江南有楊生楊生稱奇爾乃今居都下無有楊生即奇不又甚乎總四方奇士來集闕下豈不多賢至求如伯翼者輒無有何也僕譏綫之才尒辱都下諸君謬見推轂謂屠生才屠生惡乎才謂屠生猶尒令得見豕伯翼當

何以云不大驚辟易走乎僕昔時對諸君曰足下不置大江以南寔為生色夫大江以南靈怪之所盤鬱也惡得無有楊生即無有楊生何以大江為足下近作何狀足下搖筆海嶽輙鼓舞相摧余恐波臣且訴足下上帝太橫哉僕居都下無狀日騎馬懷刺出走道上出即勞苦不出即得過諸君獄奈何萬里去舍其所適而從牛馬走中以為名高願安所名高豈莫且及足下矣非足下無姍笑乘尊君而下安不汪長文入城不長文往山中附書

恐不能達不具亦冗不及具幸為我謝洋君

與賀伯闇

僕海以東鄙人也蓋未嘗知足之下知足之下以馮生咄咄馮生奈何褒然絕多士而奔也彼主者傾安所得隽始謂是適然爾洎讀其奏牘稍畢若乎標奇而出之也洎又以其中則又多奇闊肆哉稱傳物君子矣衡見巻上寔生此人是吳越霸气之餘也泱泱大風哉僕謂之物遂空垢檇李之勝觀止矣乃馮生不自賢數數然為僕稱亦賀生不能佳云僕

蹴躃之足尒足尺寸寸堇而滑踏㞢如賀生八歲
者也以穉天子登遐而躡崑崙之上下脈大河矛
來而睫爾斯之謂神物若鄙人安所稱奇令天不
生賀生者鄙人則獸往矣僕殊不聞居無何羈生
出是下尺一僕讀之辛業輙爽然自失也亾幾失
羈生何物小兒雄快若是不圖越之東鄙兩見夫
夫令此兩生並轡而駕中原將誰者前矣而且也
使之鄙人鄙人即不佞無能爲役令辱在偏裨循
可領旗鼓冒矢石而獸當一隊天下士馮軾以覌

吾東海嘗不復窺吾東海作何狀是以鄙人始而驚已復怡怡喜也書辭多高自稱譽是絕類東方先生殊侃與可喜稱西方聖人語可謂開士至口津津中豔一舉首者何故夫一舉首何足為足下道僕謂取之物譬若群兒之攫一搏黍之先而先之後而後偶先得之偶後失之茲奚以馮也即余謂技有精與不壯夫奚取焉壯夫者方將上之乎九天下之乎九地鼓鑄萬彙而翕澌六合摽鉅終細何為乎而足下云云也且馮生昌以壯重天下

肯以此重馮生重馮生以此者衆庶之見也足下
之取此物綴送間爾足下佛也佛是無天地是無
天地盡是無萬物是無萬物盡安有天地萬物都
無而復有其一舉摧斯以譲足下之於佛猶未乎
開之下雅不善里中傖父此又何言彼隆隆起地
上者山嶽乎浩浩走入紘者江海乎爵爵捧出而
燭下土者日月乎此其為奇怪而大矣而世人不
驚則習見也夜光之珠以暗投人於道或按劍而
相視則不習見也彼促遬小夫惡睹所謂廓落非

常者哉今天下章縫不乏魁壘之士士稍稍鵲起奮臂大呼當必有千里響應者馮生且乘順風矣僑父當以馮生故而信足下足下何有於僑父哉足下正正奇奇無所不可而以奇服耴吒於世識可為足下稱冤然此惡乎貶賀生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非虛語矣顧足下自信無議改玉也大丈夫知己恃有海內二三奇傑耳若此曹章置不問賀生以奇服擯於里中人而屠生未嘗與有宿昔雖乃徙數千里寄聲足下勞苦若平

生之下知非皮相矣假令賀生治治容飾緐聲而奏諸時人之前昔人必喜屠生則卻而不前矣之二者詭賢哉頗足之下自信方馮生褒然絕多士而奪也聲名籍籍趣都下都人士咸延頸領得一當馮生猷鄙人以不知故猶然掉臂也馮生以鄙人掉臂也私計謂延頸者萬人不直屠生一盼矣一日僕方有狗馬疾杜門謝客馮生乃排闥直入視僕僕乃據林與語語意氣殊易馮生馮生乃稍稍吐奇既而相與縱譚千古如倒囊而出物也僕則瞿

哉趣曰吾幾失一馮生馮生寔已吾奚益自是始爲石交矣馮生奇士能知足下奇倘所謂臭味乎彼悠悠者則又奚辱也僕入燕来思得一覩天下奇士寥寥爾少當僕意者即如馮生猜不能一二屈而卓傀柘落之士往往散之四方無論西北即如豕東南益多奇傑人執一麾自雄里社間安得張彌天之網頓八紘而掩之盡致闕下令鄉人不大落莫也哉屠生亦行且以小吏走四方矣僕有四方之役當得便道南將尋足下具區之上與足

下為十日飲酹酒波臣仰天大嘯亦一快事幸足下無鑿坏逃我

與余君房

君房足下昔者先生之馬首東也僕與二三知己送之都門相眎不能出一語蓋顏情殊不懽豈惟僕與二三知己即白日亦為足下黯淡無色矣足下雅好奇服峻絕而深湛無論六合蓋直以千百歲擅長者一第何有而令摧頹若今可謂有天乎僕居都下都人士無問識不識往往為僕言君房

無恙以彼其才魁天下當有餘而顧不第者何僕輒為之欷歔嘅歎即鏁闈而入者亦無問識不識往往為僕言君房作何狀又復見落落君房者今不知為誰異物當前易愕眙失主余其無落夫夫為天下口實矣余又為之欷歔慨歎嗟嗟君房命則云何他人一不得志即泯泯尒而先生獨令天下竊竊然口之不置且天下不中豔諸得志之士或置喙焉而獸勞苦一不得志者夫此其效可睹也夫士傳一第與傳天下識不識之人之勞苦斯

二者孰賢哉足下蓋可用此自慰矣然此皆他人
為足下云爾足下何所不可謂有所不可是足下不
胡盧汞乎僕居都下無狀且無能為而又且無可
為晨起第騎馬出走往候諸公閒諸公閒即往候
門者率不人馳去即不往候又得過詣朝輒復然
日莫倦歸有亟命枕席臥尒給事大司馬省中殊
無所事事與諸君雜坐一室中候大司馬升堂出
揖揖罷復入坐室中長日無以為驩諸君則嘈嘈
益浪媟語尒旅進旅退如是而已此何以聞於是

下　主上慎選文學侍從之臣不使隆不得與不得與箕仲且然何論不佞不佞居海以東旹聞人言君房箕仲兩君今居長安豈不多賢乃人言亦未有出君房箕仲兩君者難之乎其爲才矣足下東還作何狀秋冬間得就一官東尋足下湖上爲十日飲良足愉快而徒日僕僕牛馬走中山靈咲人哉田材書来甚賚過僕僕寔不佞以勤田材幸爲亟謝之人

與田材

章君來淂足下尺一具見款款之忠不依自謂廓
落無他腸抱樸直以游於世譬如不繫之舟汎汎
灃中任其所之多故當前未嘗一經意想無論善
敗勞而為之何者為善何者為敗之善而善矣之
敗而敗矣日中所為至莫有命枕席沉沉臥介詰
朝復然若無甚大利害即有甚大利害當前或都忘
之矣思慮為勞多愁則苦盡心無思而且也不任
于思無愁而且也不任於愁不佞之心之混混沌
沌猶若未嘗剖判矣惟不樂行其心之所不忍以

是為自遣不佞數奉教於君子其罔敢二三其德以取大戾足下所知也惟不能小廉曲謹以沽鄉曲之譽計生平所操務將時為是以取名時為之以取名又都忌之矣又雅不善與皆浮湛憎喜自如轉喉觸忌黑白太明臧否太別當其得意口津津有味其言即直鉤在前曲鉤在後僕亦惡覩其然方言脫於口而其中已忘人方結念若鐫在金石而僕固已含然久矣乃今分世不為不沒安務紛如蝟毛多所盭戾蹶而復書將遂謙改玉而踈

畧成性迄不能戀熱炎而吹整嗟嗟夫人之心拓落無城府一至此可謂至愚極陋世奈何求多於愚人哉居都下殆為周慎任閉關人盡畫地而守之三緘其口矣所通聞問惟忝二三知己不敢令門者妄通一人以是城守庶幾免乎惟田耕以為何如余寔不佞以勤田上藥石之言敢蔑大惠

與沈長孺

都門一別至今猶懷惆惘然僕之與足下猶張弓乎僕引弱弓一發而盡至其彀也不能穿魯縞足

下開萬石之弓引滿不發發則穿七札飲羽伏甬洞匈達腋百步之外無留行矣足下束在何狀大江之上大湖之濱事事適也僕今在牛馬走中風塵在苦方落拓不第昔世人多勞苦屠生乃屠生方載營抱魄此心自放於丘壑間殊無顑頷可憐之色及幸叨此一第居長安日負羈紲從諸君馳道上覜仰人眉捷將降心諂俗僕有不能昔而厚自壘守已忽忘之矣將循故步而行動多蹠盩利害之所谿而憂懼之所併如行閣道下九折坂而

臨百丈之溪歎奈何無慮廩也又若炊玉爪然桂
長安信美不可以久居矣足下無徒謂僕虛語旦
奠且及足下當有味余言哉秋冬倘得就一小吏
東尋足下山中把臂一咲知大是快事家有老母
方資升斗爲朝夕甘毳計且又若無買山之資須
暫爲吏隱祿後惟所適尒急流勇退僕能爲之譚
何太早所謂未卯而求時夜者也足下許之否

與馮開之小牘八條

足下得楚詞不自私辛惠與僕共之僕便當爲足之

下邀西山落日一倚醉爾足之下無日不過僕詰朝
就館試便杜門理舊業邪此足之下家物何為自苦
嚋答足下云宦情太薄欲早尋僕西湖之上僕信
人也且先至湖濱俟子矣今若爾英雄欺人哉
詰朝一會問元孚丁右武及楚瞿君梅君二人皆
豪士也斷足之下過同敘遊造瞿君大似恂恂謹厚
其兒子亦美秀而文明日之會并邀其兒子才十
一二歲耳無論奇文即作字亦不凡英物哉夜來
作錦帳文又殊自喜起舞盡惝怳如見物矣

早起從祭任君文稍自得意自取讀之令辰懷抱
拍淡始傷乎悲哉已復稱達人語輒復大快矣得
意可知也文之工不工眠不敢知亦一時音興幸
足下急過賞也
既過從足下甚善乃不幸遭傖父作灌仲孺使酒
罵座令人意邑邑不懽頓安得與足下提胡牀譚
噱又安得長業揮俗客於門令吾兩人勿傷雅道
也嗟嗟人奈何能無此遭哉大史占僕夜來流孛
入度足下豈亦有是耶當騎過足下閉門下楗復

取一丸泥封戶抵掌作嘉話何如來諭已悉拜命之辱。

午前自兵部引堂回正欲邀足下遣天大雨大水從街衢溢入室中至深三尺如泛家浮宅然弟有據牀第耳以此不得如約弟豈真蛟龍耶何為水中居足下當採大筏急濟我牀上艸艸

為陳即作卷燭蓋七絕寄意頗深幸足下過讀之

今夕何夕客中多懷足下可乘晚涼來共坐嘉對軒觀天孫渡河僕當為長安七夕蓋爾之也甚望

甚望

宿負奉償伍金如鼇寄故府緩急或再有請須今

日預為地尒一咲屠長卿日乞米長安如此僕或

者爲倩後身邪

不佞南矣道出涿鹿曠哉黃沙莽莽天何高乎鉅

野千里回望宮闕迥不見故人此僕銷魂時也氣

結臨風不能長語廿九日隆頓首勒狀無他言

上座主先生啓

青陽布令群芳含氣於木公白帝秉秋萬寶告成

於金母吐納靈潮屬神龍之變化酌量元氣在斗
極之平衡大鵬鼓垂天之翼必借力於風雲八駿
騁逐電之蹄必取資於衢轡都人士之意氣鴟張
寍逃主者子大夫之文章鵲起爾何能為彼鎖棘
闈而入實驅司命而來參造化於筆端尺言寵原
握星辰於掌上萬里升沉之玉之后一頋眄而已
兮為龍為蛇不斯須而遂空揚之則昂藏於霄漢
抑之則淪落於泥塗似此鈞衡之司可忘水木之
自恭惟太宗師老先生東海鉅儒南宮清德石帆

秦望競秀於會稽玉簡金書探奇於禹穴碑枕蘭亭墨妙右軍之箕波涵鏡水文馳賀監之鼓甘泉扈從賦擬凌雲天祿校讐星臨太乙暫遺侍從之班采況掄材之地自分叅書口辯酒身登泰岱望匹練於吳門劍落豐城指澄龍於牛斗象罔之求玄珠太契詬離朱之迹伯樂之相神馬觀存亡滅沒之機九州土廣設天網以該賢六縣塵清填入紘而搜儁謂梁棟奇材不見遺於寸朽是以虫魚薄技得自奏於大方提之汨沒起迹羊豕之間

二八

出之風塵與赴雲龍之會是太宗師肴大造於諸生也雖甚盛德裁以加諸何以報之如彼罔極昊治具於庖人敬申燕喜用徼寵於執事聊敘雅懷伏惟大君子不鄙夷諸生惠然臨況不勝欣榮激忭之至

與沈君典諸子

一別足下遂值勞人東還內戒行李外接賓客絡日馳逐夕至漏下四五鼓不得休迄大冬十一月初四日始得奉老母涉瀨文鞅掌可知也坐是久缺

脩問承心殊勞頼故自小邑不謂又彫敝不可言
延城廣袤三里累落數家一所鎮與縣官雜治軍
旦倍於民城中所官專制縣大夫莫得詰非一日
所鎮守人至騎馬與縣官爭道其家之無復而崇
墉者問之皆千夫長百夫長家編民僅僅七室草
屋泥垣蔽風雨而已城外塊然荒土如掌大景於
何有惟枯楊數株霜雪玲瓏然如玉樹可為娛玩
叅東折而入於壽州北折而入於潁州此叅頴壽
問一村落東北去頴壽二州治稍遠故別置一縣

治漢稱黃霸所治潁川及灌夫家潁川者今河南
汝州非潁上也唐宋所稱潁川為歐蘇宦遊處者
即今潁州太潁上尚百數十里而遥盉北不近箕
潁東不近濠梁淮泗而自為一村所謂塊然荒土
如掌大者爾無所取義矣史稱管仲潁上人今潁
上有管仲墩然攷管仲墓在山東舊誌所稱詎不
誣哉相齊後遂家山東死即葬山東爾然潁上舊
未有管子祠潁人之不好事如此哉邑小而民貧
征求無若民日以不堪又界潁壽間為汴泗孔道

車蓋供億不絕不佞以去冬十一月二十六日莅任莅任之日緋衣皂蓋逍遥乎須臾即衣故敝衣出城馳數十里扶伏道旁迎貴客貴客呵聲如雷使人蒐鋪村落數家舊猶不失本業且俗纖嗇無華足備饘粥近歲為大水蕩析民以懸磬又土燥不宜秔稻蔬菜並脊豆麥雞豚四種雞豚文味瘠薄不可食不佞今下車禁雞豚一無所市日麥飯一匙而啖乾葫蘆官舍頽垣敗壁大風灌室號憂不止老母若寒疲憊不佞手爇蘆葦細君進湯汁

土風誠然淳朴不復知官府禮法其最者言之可
爲諸君長安在掌之資不侫下車之日舊令舉公
燕燕不侫堂上盡召城中千夫長百夫長及數輩
龍鍾而皤然者爲鄉老博士及故縣尉丞州司馬
至有頂儒巾而青袍者稱故上舍皆與不侫南面
分席而坐堂上惟舊令下坐稱主人縣官不知所
出旁一吏對曰故事明日不侫舉公燕酧舊令諸
君復来不侫方与舊令爲交盤日夕不得休命從
人治酒賓館款客盡徹門者爐火遮燎佐客驩又

時時遣人謏過諸君至二鼓酔飽盡驩遂相與約
無待公燕柰何以交盤故慢客私開縣門不告而
去詰朝縣官猶令人持帖子謏過也不佞今遣人
無短長惟嚴折而又善謏過疇謂居長卿終亂龔
人哉然於行公法則不敢介矣此大都猶其小小
者其罷不可為者城臨大河河廣十丈深二丈許
先是太城垣猶稍遠歲遭大水壞堤水漸迫城下
今去城僅二尺許今年三月春水皆至或夏秋間
溢潦則城垣不復可保民其魚乎奚官之為也危

在旦夕方脩築河堤邑無一木一石取木石當於
壽州二百里外度支盈萬金邑中一無所出而日
奉上司之督責甚棘前官業已脫走今至不佞將
安所逃不佞雖日夜焦勞最尒小邑寥落數家計
無所出今方出廬外舍與士人多方區畫盡出縣
治之瓦石以爲倡百姓家偕一石諸艸屋泥垣又
苦無石則取敗石伐枯楊不佞方且身荷轉與士
人同操畚鍤列在負擔日遶行百里而夜令人從
門外報太夫人以無恙百姓見不佞忠誠人人勸

也嗟乎疇昔搦管清言屠生今一至此哉不佞以前歲馬上馳二千五百里入京師太歲間關抵家又間關奉老母渡淮而北喘息未定又走壽州走中都走滁州走淮泗走揚州謁上官而歸遂與此役迄今形容枯槁手足胼胝又為風雪所侵蝕鬢髮種種作枯松狀雙耳軟黑如木菌鼻從縮而善涕眦方遽謁上官跽蹐無奈涕何蓋不復菜首白皙楚楚屠生天乎其以我為昔夜也誰令聽之故人良苦始謂數字所寄相思不意臨書遂不能止

勉旃先生努力霄漢

洪孫太史

抵任兩月奉職亡狀惟勉強勤思治理不敢即安懇官以賭敗一錢不敢入私囊懇寂情失職朝夕兀兀至盡廢筆研懇囹圄積究除重犯不敢濫囚一夫又日問獄囚饑寒究若狀而燠休之有盜遺徒道亡縣因其婦幾二載饑病委頓冬月單衣歛盡者隆癃得其狀給與衣食亡徒感泣自縛來歸蓋二年逃不得自來歸兼而刑之不可則為請於

當道得丞減先是民貧若吏苛又若征歛急則皆亡太公隆先撫字而後催科又盡去銖錙非正額秋毫無取又審稽戶口田畝實數丁死亡盡者產歸他人者地瘠薄者富横隱漏者悉釐正之民稍稍來歸告復業者今且委積車下日以百什計矣思閭閻隱痛不得上聞每出停車按轡聽受人言黃稚滿車前後數人對簿務令人各盡言無説迺已已即刑而有言亦輟令聽之聽之而無説迺已神解未至務沉深而盡下情庶幾無冤思訟煩長刁

風發在息爭訟而講解即大事弗問講解纔舍者什之八九嚴法者多一二萬不得已爾其罹法而可以理諭者不敢盡法也有母告兒子不孝毆母者召一二鄉父老會問隆反復諭以天性至情語至移晷薄責兒子兒子號赦母母前相持泣隆泣鄉父老亦泣堂上下無弗泣者而後令鄉父老領之去日教督之今以孝聞山西賈人持帛貸縣中縣逋者貸二百金以十餘家訟縣至隆前十餘人都無券皆如賈人言亡一人欺隆者隆感其義

悉放免無所拘繫聽其償責人且謂責此書無庸繫亡不償者所不償者若子則代償果出而盡償責亡一負者所出入人出者稱謙入者亦稱謙隆不知所出心殊自喜惟終不能事上官依繞指柔平日又如揭日月而行世人皆好煩苛而隆尚寛大世人皆以斂先入者爲賢而獨後催科諸所謂民便者多不探上喜怒而徑移文上所罪有窮可憐者隆多自免之有賣兒子贖罪者隆立釋之而後以聞其所謂以德化民近迂濶又似矯俗爲名

高其不賄又近好名不能婾阿取媚上官又似誕
謾其勇於興革又似見所長先是各州縣皆畢頓
上頓上齋民多不關白本縣而赴愬他州縣他州
縣亦不關白本縣而徑繫我民人公前官屈體説
隨踢踏自保至姦偽叨與乘機竊美魚肉元元摸
象四境隆悉取而法之鄰封不謂隆持法紀而以
為好上人先是監司人至縣捉吏堂上械繫詬詈
遞率縣官隆在事一切呵止門外不得入入公文
督府舍人過邑入據御史臺南面毆卒隆召而遞責

之其人讒過良久乃已由此言之下民即德隆隆無以託於世者矣雖然隆何求哉嗟嗟江淮以北蕪土千里人烟消疎流移滿眼婦子不保監司雲列文移星馳簿書山積徵令急於絞繩滋吏猛於虎扁推輸析於秋毫供應疾於湧泉言及撫循衆皆目咲共以為妖奈何官為故人知我敢布腹心子當云何因風寄我河工告成矣不費官錢一文而萬金之役成不旬日黔首驩然父老咸謂非明府嘗三十年不成自古役以民力又以民財而無

怨聲者為難隆德薄無以致此此適徼天幸亦或其民醇之效歟謀生者頼上人雖有文行以貢上京師幸僭顔色不佞所以治頼上謀生或能道一二矣會言天下大計不及相思

與張長公諸君

濮淮來吏事勞人風塵征昔一城斗大土瘠民貧編戶十九里多流移人誅茅小結先是邑有所千夫長百夫長耳膏田盡折入衛崇墉死屋為富人居者多軍伍齊民州屋斗粟外無長物俗纖嗇而

御好訟善遁監司乗傳過邑見居人多瓦屋往謂頼於河壮稍殷富歳增額征又多代他邑辦賦入名為協濟民重不堪又介頼壽二大州間車徒供億上共二州爭當汴泗孔道冠蓋相望也一道頼壽至下邑下邑何能望二大州易以滑罪民又重不堪隆世情故踈雅不閑於吏事奉職無狀足下試問隆何以治頼隆則爲罝對矣頋獨好黄覇寛和惡覩寛理哉才智既不先人諸棼棼者率不更練乃務溭湛而盡下情久之百姓稍安其拙東門

之役度支萬金矣隆以其款款之愚風百姓不煩
官錢一錢旬日而河工告成事此非可以智計取
則成其拙之效也故凱藤有聲厚自貶損令甲令
江北更復甲乘傳過者無論屬不屬咸罄折迎
衆不佞即遮衆他即倅州大夫過無論屬不屬咸
扶伏郊迎不佞即扶伏郊迎于夫長百夫長及監
司從事皆得與今南面今席坐不佞即與南面今
席坐平生屑長卿勉為共謹太過政得與他人爭
亦馮生書來云足下龍也能乘雲不能伏爪鳥覩

龍哉龍則安能其些為尺蠖耶嗟嗟予不負令而令負予出典吏胥伍入漏下四五鼓猶手牘傺稍隱几支離癯瘇體中日癯且舊業長置篋筒中携圖書數卷渡江不復注目又何敢對客譚文章家也遵巫馬戴星之途即奚暇自託於鳴琴之致哉豨令〻入而鳴琴出遭官長嫚罵致安在耶嗟嗟居生苦令〻苦居生偉哉造物窺井而自詑矣足下栖遲海曲望之欲僊夜來夢些流波館與足下把琖益殊自豪也諸公多齷齪位大丈夫〻氣奈何屠

生獸兒女子向人長袖善舞以此取憐羞諸公可爲長慨

與沈君典三首

世人相別多效兒女子悲道上握手數行下蘇李河梁之情何其愴也答人有言黯然銷魂維別而已足下殊不然居都下足下之於僕用情至矣獸不用情於別況其仲馮開之周元孚孫以德十三兄弟臨行握僕手惆悵欷歔邑邑不能出一語謂僕且行至不忍復過僕故居追憶此昔天地爲僕

二三兄弟慷慨無色足下恥之獸奮起太不顧烈士悲心即不可謂二三兄弟非夫而足下方竟起太不頋乃真有英雄之氣哉足下方諾弟時太九邊觀營壘與健兒戍卒臥沙場之上可謂氣稚焉夫文好結交海内豪傑重然諾該意氣僕東歸與諸故人談足下則莫不灑然以起也豈可以兒女子仁望足下哉王上舍来滑老母壽敘不獸文字高朗通家兄弟之好具見款款向也吾見足下之面乃今知足下之心矣僕自别足下東駝馳甚若

始足下勸僕棄太史事任京兆傳士甚力僕不從
乃今悔之足下故逆見僕今日矣自今而往所爲
顏上下善者何以謝足下僕滋愳矣足下居長安
與諸君子高步闊眎睥睨一世毆僕風壓下走面
有慙色心多佫腸命也如何答之達者雖譬冒所
無所不可僕安能以此置其帶內中所與足下道
此者明僕猶能知其情非僕至意也十一月初四
日離家之頓上奉老母及携細君以行行北漸寒
老母苦寒幸康彊無恙無廑故人小子何知何以

為吏令屠生吏是尸祝代庖人也是下用世之才何以教之僕在下風敬誒嘉猷閱邸報知周元孚上書一節可為吾道生色第以不見全疏為恨家師劉見嵩先生亮已入京向託足下寄誒知不忘此言

都門把臂眷眷焉傷離嚴霜載零玄雲四馳天寒以風白日為速僕也壯士能無破顏子惠好眷為我牧滌事在昕日狼易歲乎思疇昔作吏行李戒途子與箕仲元孚以德開之二三君子勞眷良若款

留拳拳中夜徬徨相視永歎北斗闌干同袍之情可謂篤至僕不能從命也子懸天路我行畏途九月太公國十月渡淮仲冬始奉老母涉頻簿書山積吏事川湧折腰而趨公府伍眉以見上官扶伏道左望塵遥拜屏息車下不敢出聲泥沙在衣風塵撲面丈夫之氣摧頹盡矣且欲行寛大則韋於漋文議息肩則苦於督責強項者為傲吏繞指者為通人逢迎者為忠厚砥志者為沽名尚鷙悍者為幹敏行古道者為迂闊俯仰高厚常苦跼蹐平居

邑邑難乎不歡臨風念子中心若結謂足下奮翼霄漢優游清華方且立文戟之下侍承明之廬奏凌雲之賦扈甘泉之駕偃傲乎究觀石渠儼焉天上而乃二夕以告闕矣夫寵靈恩渥人情所豁足下當鵷鷺之翹遭龍變之會順風而呼乘音振響逍遙歲月公輔可立致也何為得意自若居寵不樂閑門下楗有如窮愁懷賈生之憂抱劉向之憤脫屣富貴榮華秋毫語云高臺悲風烈士悲心足下不能脂韋突梯坐取尊官上光九族下蔭妻子

此如皦日鬼神所知矣方足下不得志時固嘗走九邊臨大漠握將帥觀壁壘履黃沙之上臥霜月之下歸而㧑置賓客結納豪傑家散千金日食萬錢意氣於世無雙及衰然舉晉登華秩頓反嘻嘸温厚折節下人憐瞿子於困窮援屠生於稠伍士言稍合輒布腹心洞觀始終高朗粹白何者非雄豪丈夫之致哉即彼榮華視於何有而能依阿取憐坐獵高貴暴僕固知足下必有今日矣若神龍可蟄安名為神足下今狀元及第名在清班朝

而煙霄莫而林壑明星有爛卿雲在天四方誦羨士林動色用匡　皇國光我同袍豈不雄快何必旦夕公輔闒茸通顯然後為得意耶故人相知以賀不以言僕今辱在下忝事多牽制殊不快心而猶蹭蹬一官眷戀五斗由足下言之奚翅腐鼠之與鵷雛哉足下今歸且高臥落敬亭之雲醉呼李白誦澄江之句長揖玄暉僕且又視足下於天上矣僕愿足下益自愛方今　聖明在上雲龍既遭魚水自投無令泉石情深烟霞成癖何必巢許即

如姬孔不可謂非人豪譤眂青山終非鄉家物也

東望故人大江間之再拜使者神與書往

屠隆拜書君典足下足下今歸矣何不樂矣身輕如蟬翼而名重於九鼎足下以彼其才令小貶損不數年可鴻漸台司不然歲食大官紆徐清華無所不可豈其十年流落從數千里躡蹻擔簦走京師上書見稱為子大夫留直金馬居京師甫一歲而飄飄然告歸豈人情哉海內寮廓之士謂沈郎心慕雲壑志輕圭組譬如高鴻不受罻羅絲絕四

海也玄暉李白攜手同車矣奪眦之子又謂是之下英雄妙機權包絡寰宇鼓異豪雋既已得清華之班又躍然遠舉為名高靁動六合也寂取下者咄嗟沈狀元寵靈天子被恩澤不乘昔獵爭要路津上報國恩下光九族以為交遊榮施獸何若朝見天子莫戒行李見彈求鴞炙未卵求昔夜也斯三者咸遠於名實矣何足以知沈郎沈郎居交戟之下為天子補衮職入直廬從奏詩賦揚大雅豈不糸華陽洞天閬風縣圃哉何必尋青山儂遊即子

居功成掉臂而後從赤松子亦沈郎言何太早也夫足下以一歸而名高有如不歸沈郎之名寧卑乎鴻士鉅儒遭旹揚聲上可夔龍下猶不失歲星金馬即榮名寧出山林枯槁下哉而汲汲以引決為名高也乘時登要路津勉近功名寧獨世人是下愿之矣憂時眷王感深哉獨邑邑誰語不得已而託獨往之迹廟堂不可所之而山林斯足下之操也故曰一者咸遠於名實矣推斯以譚足下今雖歸青山暫與漁父伍不樂也雖然何不樂也足

下僊品者也進而溲娑乎即玉堂金馬甘泉長楊亦洞天也退而溲娑乎即天台金庭丹山赤水亦洞天也何不樂也計歸来乎山中陵陽白龍琹高頳鯉揮手而招足下徽長狂歌聲出天地之外也戢尒故人若為令然爾故人亦有以自遣不以兵所苦而易其所樂所居淮泗籤經伯陽家周八公咸在焉昔時夢寐神遊即簿書旁午中奚而不灑灑也昝人大隱多在下吏僕句漏令也丹砂不日且就就且遺子數丸也河上碑文辱見許今業已

劉碑寺即示太人僕自製碑文一首并河工告成中文一首附覽楚之天只對無限相思儻能過承頻上乎日夜遲之隆白

由拳集卷之十三終